

G 橄欖叢書

休息

王實味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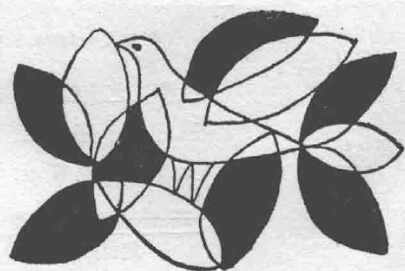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文藝出版社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王實味著

休息

橄欖叢書



朴息

王寅和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休 息

(影印本 1989年12月)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ISBN 7-5321-0323-5/I·269

定价： 1.70 元

實薇的序

我至欽仰至敬愛的涵哥！

兩年前的今日，正是一個英逸俊拔，極端反對自殺的青年，你，因為種種的壓迫，憤激，悲哀，失望，病苦，以致不得不拋棄了一切而葬身於我們故鄉潢水中的時候！光陰是如何地飛快呀！此刻，在這寒月黯淡寒風陡峭的淒清之夜，我閉目冥思着，涵哥！你那和藹靜穆的面貌，你那明哲澈底的議論，你那滔滔傾瀉的雄辯，你那剛毅狂熱的精神，甚至你那我未曾目睹的悲壯的死——都一一顯現在我底眼前，我不禁清淚橫流了！

涵哥！我真愧對你！我們同學六載，愛若兄弟，關於你個人和家庭的一切，我都很詳細地知道；在得到你底噩耗以後，我也曾發願要寫一篇激昂悲壯，淋漓盡致的小說，把你介紹給現代青年，哪知兩年來萍踪浪

跡並受了許多創傷的我，直到今年暑假才又來北京過這學生生活，中間既無多餘閑暇，又恐沒有文學天才不能把你那偉大的人格表現出來，以致直到今天，已是你底兩週紀念日了，還未寫出一字來！涵哥！親愛的涵哥！你底薇弟是萬分對不住你了呵！你原諒我嗎？

今夜，從晚餐後到現在，我把你離校後給我的十一封信讀了又讀，心頭充滿了憶戀，憤悶，悲哀；我決計把牠們拿去發表，讓大家都認識認識這滿佈着魑魅魍魎的萬惡社會，領略領略你那堅苦卓絕大無畏的精神，使你底英魂永在。你那鋒利的筆，寫出你那烈焰般的情感，怒濤般的血潮，必能使讀者感受得更深切些。

你留給我的絕命書中說，「我只是要到那澄明靜冷的清波裏，休息休息我疲癱了的精神，調劑調劑我枯涸了的血液，潤舒潤舒我燒焦了的靈魂；——待我恢復了我原有的力時，再和這妖魔社會搏鬥！我是不会死去的哟！」涵哥！雖然你寫那信時，神經想有些變態了，但你那無上的「力」，確切是永遠活躍，永遠不死，永遠不會磨滅的哟！好！你底死

並不是自殺，你是去休息休息恢復你底力量就用「休息」兩字作你遺書的標題吧，你以爲何如？

親愛的涵哥！現在我執筆追憶着我們過去的友情，感到這滿目荆棘的人生路上，失去了你這樣一個勇敢英俊的愛友，我是如何地慘痛！滿腹辛酸，叫我從何說起？兩年來的薇弟，也沒絲毫什麼可告慰你的，不過對人心的鬼蜮，社會的黑暗，更多更深了解些罷了。可使你聽見喜歡的，便是我已從一個柔儒的書生變成個勇敢的人生戰士了，——這也許是受了你的感化。

涵哥！以上的幾句話，就當我今夜祭你的誄文吧！

實薇謹誌于北京 一九二五，十二，二，夜深。

休息

第一信

寶微我弟！

在淒風冷雨中，我結束了快樂的學生生活，離開了寄居三載的梁，離開了學校，離開了你和親愛的朋友們；我懷着滿腹鬼胎走向這黑暗醜陋的社會路上來。素日自命洒脱不羈的我，心頭也不免有種種的疑慮與憂恐，不知此後的世界，對於我將呈一種什麼狀態！

校門前匆匆話別，在滑稽的梧波底笑語中，大家都沒感到別離的悲哀，我十分感謝他底美意。那駝背的車夫在泥濘中把我和簡單的行李迂緩地拖到車站，忽促地買了車票以後，已聽見火車將到的汽笛聲了。車開行時，小雨還霏霏不斷地浙瀝着，上下車的又極寥寥，站台上現出一種暗淡淒涼的況味。幸而我再三阻止你，沒曾送我；不然的話，在這

種情景之下握手言別，雖不是從此天涯地角，但幾年來同居同食，愛逾兄弟，乍然勞燕分飛，能不有一番深劇的傷感嗎？車中乘客也極稀少，平常坐兩三人的櫓上，多半是一人獨佔了。我伏窗外望，凝視着白茫茫的煙雨，迷漫得天地渾然合一，心裏只覺得空落落地，並無苦或樂的感覺。在迷惘朦朧中，飛過了幾個小站，不知不覺已抵鄭州了。下車後天漸漸昏黑，站台上瓦斯燈已經點着了；寒風加緊地吹，把細微的雨點，凝成了晶瑩的六瓣雪花，紛紛飄落下來。

南下的火車已經售票了，我把行李囑託一位鐵路警察照看着，爭擠着打了車票，隨後又把行李掛了牌子。踟躕於月台之上等候車來，襪鞋已全爲泥水濕透了；雪花仍不住地繽紛飛落，寒風嗚嗚，襲人欲慄。旅客們都亂忙忙地招呼同伴，搬運行李，我只覺孤另另地心頭有種莫名的淒酸。直到八鐘一刻車才到站了。

京漢車到底擁擠得利害，車廂中被站着的乘客和堆積的行李充塞得毫無空隙，我僅能在車門外得個立腳的地方，幸喜不會把行李隨

身帶着。車開後雪雨雖止了，但嚴厲的冷風刮得煞是起勁，加以火車迅急地飛行，風勢覺得更大；我又僅只穿了件空心棉袍，只凍得索索抖戰。過新鄭後，才在車內得着半席櫬角，休息我麻木僵硬的雙腿。

夜中，車聲軋軋地前進，旅客們有的伏在行李上呼呼酣睡，有的交頭接耳，喁喁輕談，有的吸着煙捲把眼光向同車的人們來回地瞟着；車中充滿了炭酸和雪茄混合的氣味，沉悶得連呼吸都覺吃力。我形單影隻地呆坐着，不知不覺，千頭萬緒的思潮掀起了；中途輟學的痛苦，愛友別離的悲哀，過去的失望，前途的渺茫……一起一伏地盤踞在我紛糅錯雜的腦海。我悔恨當初不該讀書；作一個無知無識的農夫，數畝薄田，自耕自食，朝暮承歡於老母膝前，飽享自然風景與天倫樂趣，是多麼優游自在？不上學既不耗費，又可在農作上從事生產，家中也不至像現在這般債台高築，哪能會有此刻這種種的內心痛苦呢？但我即刻又覺得那是太消極了；而且，在我們這混亂紛擾的中國，就想做老實百姓，怕也不容易吧？後來，自己安慰自己，想到以後家中再不用典質借貸地供給

我學費了，在郵局每月又可賺二十八元的薪金，老母弱妹，可以過較安適的生活了；負債也可以慢慢地償清；雖然脫離了學校，自己還可以半工半讀，也不慮無錢買書了。……心裏似乎稍安靜一點。

今晨六時，天纔微微發亮，還是陰霾霾地烏雲重疊；站役高嚷着「駐馬店下車！」我從昏沉中驚醒過來，方知已到目的地了。下車後在一家小客店稍事休息，就叫店伙爲我僱了個苦力，揹着行李，領我來這裏報到任事。據說此地已連陰半月了，滿街都是泥漿；我如臨大敵似地，心頭怔忡着，忐忑着，跟隨那苦力靠檐下緩緩地走，穿過幾條小巷，不刻便到這郵局污穢的門前了。

當我踏進這局門的時候，便看見左首一間黑魃魃的小屋內，地上滿鋪着麥草，橫七豎八地躺着幾個和衣而臥的檻樓郵差；院中亂堆着許多裝得臃腫的帆布郵袋和龐大蠢笨的籐筐，一個着藍色制服的信差，持着一支鉛筆和一本簿子，狼張忙地似乎在核對清查筐袋的數目。這種種紛亂雜遝的現象，使我起一種似厭惡似憂恐的情緒，覺得我是

墮入另一個世界了！因為還不到七點鐘，又加是陰雨天氣，局長和辦事人員都還沒起來；那藍衣信差問明了我底來歷，引我到三間湫隘陰暗的房中休息等候着。據說那屋中是「包裹處」，滿屋堆積着更多的郵袋；西間地上，更有許多零件的包裹之類亂堆着；東間靠窗的辦事桌上，零亂地放着些紙筆和郵局特用的墨油盤、日戳、橡皮墊等物；桌左首牆上掛一張滿積塵垢的郵政地圖，右首是一個分成許多方斗的木架，中置許多不知名的單冊。那信差告訴我他姓袁，他底職務是投送快信並幫辦包裹處。他告訴我這局中人少事多，公事麻煩極了，又說他每天早四點便要起來接火車，一直到下午一點才能休息一個鐘頭，以後便直到十一點才能睡覺。他底話句句沉着地觸進我底耳鼓，微妙地激盪我底心湖，我只靜默默昏沉沉地聽着，心頭充滿了莫名的悵惘，莫名的苦悶。

「十三件，二十八袋，五筐！」一個口操京音的局員高嚷着進來，打斷了袁信差底談話；他又把手中幾個不知裝些什麼的黃色信封往桌

上砰然一丟，說道，「老田，簽字！」——現在還睡呀！」接着東首套間裏有人半睡不醒地呵了一聲，又勉強提高了聲音說，「唔！先放那兒吧。——真不得了！昨天夜裏封包裹到下兩點才睡覺。」說畢又是一聲帶着哈欠的悶倦的咳嘆，床聲吱啣了幾下，大概又睡去了。經了袁信底介紹，我知道那北京人姓金，是管什麼「封發處」的；裏邊睡着的田先生便是包裹處的管理員。那姓金的和我應酬了兩句，說聲「回見」，又張忙地回對過的房中去了。這情形使我益信局中事務的煩忙，心頭似乎更壓重了些。

不耐煩地久候着，身上覺得非常疲倦，忽聽院中有人說局長起來了，我便打起精神，由袁信差引導着去見他。在衆目集射中，我像童養媳初見公婆似地，侷促着把開封總局所發的公函交與他，期期艾艾地回答他底問話。最後他客氣了兩句，叫我今天暫且隨便帮大家做事，明天才正式辦公。——現在，我已經算作了一天郵局局員了。

這是我踏進這齷齪社會的第一天，我底感官，對於週遭接觸的一

切，都覺得異樣，我只能用說不出三字來形容；以後再細談罷。現在要告訴你的，是我今天會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愉快，因為想到這是第一天用自己的力量換來飯吃；但同時又感到一種微妙的痛苦，因為這地方在我底眼中，已現出了惡魔的暗影，在向我作譁笑。薇弟！看我怎樣向前掙扎吧，我也並不畏怯。我這次半途廢學投身到社會上來，你知道的，是為了經濟和環境的種種壓迫；如果可能，將來我還是要繼續求學，去幹我們所要幹的事業的；即令受些痛苦，也是實地的人生經驗。望你好生努力！

下午六時，接到你轉寄來的家信，母親說：「……涵兒，書是讀不起了，有什麼法子呢？難為你十八歲的孩子，能考取了郵務，我以後也可吃碗安頓飯了。也不枉我為你辛苦一世。以後辦事要小心，身體要好，自重……」我讀時不禁掉下幾滴酸淚來。兩年未見的慈母，只嘆喜孩子有了能耐了，哪知我心頭的萬千苦痛呵！

在學校時，我們常常詛咒社會的不平，黑暗，但平平安安地讀書求

學究還沒感到牠直接給與我們個人的顯著的影響，現在我深深地感到了！我覺得這社會根本就不是人類應有的社會；我相信在真正的人類社會中，無論何人，只要他願意，都可以受高深的教育，求高深的學問；可是現在，我一個熱烈地需要求學的青年，爲了什麼金錢的關係，竟不能在學校讀書並且被逼着來作這不適宜的工作了！金錢！金錢是一種什麼東西？在校中我比任何人都節儉，比任何人都吃苦，爲什麼那些花花公子倒不因浪費而輟學？父兄的供給？他們那些政客官僚父兄底錢是從那裏弄得來的！我底父親在中華民國光復時犧牲於革命隊裏，我底母親自父親死後，含辛茹苦地把我從六歲撫育到現在，他們對國家對社會都有無上的功勳，爲什麼他們底孩子倒連求學的權利都要被社會剝奪去？總而言之，徽弟！這萬惡爛污的社會，應是我們攻擊毀滅的對象，我們要向我們在校所定的目標努力，去實現我們理想的世界。

昨夜在車上徹夜未眠，現在覺得困乏極了，不再多寫了罷。徽弟！此時想你已下罷自習課了，你正想念着我吧？

秋涵十二，三，十六，夜十時

第二信

微弟！

到此兩旬以來，我疲頓的腦海中不知受了多少刺激，生了多少變化！我是在過着痛苦麻木的生活，我所期望的半工半讀的計劃，已成了鏡花水月了！兩信皆收到；你叫我詳細告訴你我底工作與生活的情狀，真是一言難盡！我已從一個生龍活虎般的青年，一變而為一個機械的奴隸了！只就工作時間說，從早七時到夜十時，差不多沒半點閑暇，甚至連吃飯都無定時，而且每飯都是生吞硬嚥地填下肚裏，丟下碗箸便即刻又要繼續這木死的工作。因為一切手續都不諳習，更覺特別忙碌，所以一直耽延到現在，才在暗淡的油燈下，振作起疲乏的精神答復你。

這駐馬店郵局在河南，據說是個出名煩忙棘手的局子，因為辦事人不多而局務則麻煩得利害。往東經汝寧，沈邱，以至安徽潁上一帶，往西經泌陽，南陽，以至陝西商南一帶，以及附近各小車站的郵件，都經由

此處轉寄。我管的部分叫「掛號處」，專管掛號郵件，更是這局中最麻煩的部分。

我底工作情形大概是這樣：在我這張長五尺寬三尺的辦事桌上，滿排着七八十本印就格式的冊子，叫做「掛單」(Registered Letter Bill)；每本上都標着一個地名，如北京，上海，徐州，漢口，……背後的桌上還有十幾本，是往東西兩路——旱班——去的。所有本局收寄和外局發來轉寄的掛號郵件，得一件件地先分別路綫夾入應發地方的「掛單」裏，然後在印就的空格中，逐件填寫牠底掛號號數，由何處寄，收件人姓名，寄往何處等等。每天至少七八百過往郵件，每件需寫十餘字，固然是鉛筆草書，已儘够使你腰酸背疼了。還有什麼封裝，核對，銷號，……等等，更要費許多麻煩機械的手續。除「掛號處」底事情以外，還要辦快信的發寄，雖不似掛號郵件那樣繁多，但又須分一番心力；其餘什麼「查單」啦，(Tracer)「驗據」啦，(Verificatio, Certificate)「回執」啦，(Acknowledgment Returned)更鬧得頭昏腦脹！——不多說了罷，我寫來也覺得頭

疼！不細說明，你也莫明其妙，不知是些什麼東西！呵呵，這可詛咒的機械生活！

「微弟！你當然知道的，我並不是希求安樂，更不是不能吃苦，我早覺得『不工作的不吃飯』是天經地義的真理，不過——微弟！我做的這是什麼工作呵！據說在西洋最苦的苦工，一天也僅只規定作八小時的工作，其餘的時間可以娛樂，讀書；然而我底工作每天差不多有兩個八小時了！工餘的時間腰酸頭疼，尙休息不過來，更那裏說得上讀書和娛樂！尤其使我想起便悲憤欲狂的，便是這萬惡社會剝奪了我應受的教育，壓迫着我拿宏富的精力來幹這麼牛的工作，斲喪我心靈的活潑，使我變成一架肉做的機器！」

做這種煩重的毫無生趣的機械工作，已經使我像烈日下旅行於沙漠之中一樣，像在沸鼎中煎熬一樣；而最使我難堪的是還要受那些所謂「老人」的同事底揶揄！他們藐視我這新來的弱小者，處處以白眼加我，與我以輕侮的惡意。在他們之中，除了前函所訴的田君而外，其